

水菩薩

「注意注意！」教授敲敲手上的指揮棒說：「寶貝們，我們修的是表演藝術課，不是扮演一棵樹，要把你藏匿在內心深處最幽暗的情緒肆放出來，OK？」

我試著扭動全身的筋骨，就在它們差點散落一地時，教授又嬌嗲的說：

「不對不對！我說的是大聲的喊。」他一個拱腰，抬起頭露出一臉猙獰，「就像這樣，用你的身體來發聲。come on，寶貝們加點油！」

一夥人使出渾身解數，有的張牙舞爪，有的大鵬展翅；不一會武俠小說的妖魅已經和魔界裡的鬼怪混雜一起，每個人竭盡所能的把自己的動物原形給展現出來。我躲在牆角的陰影裡，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。

咯、咯。指揮棒點向我的方位。「大家暫停！」教授將五指插進一頭金髮，「不是說別出聲嗎？肥肥來，你示範一次。」

一陣笑聲後，我跟著大夥把頭向後轉，故意模糊焦點。不料教授的聲音又從鼻腔發出：

「不用懷疑，就是你！那個穿 Hello Kitty 的美女。」

他一說完，笑聲立刻翻動。我忸怩的站在角落沒有一點動靜，心裡還在暗罵著：都是阿嬤！買這什麼超可愛的衣服，害我成爲眾所矚目的焦點。

「come on！肥肥，走出那個陰暗的角落，把你的意象做出來讓我們瞧瞧！」

「快呀！粉紅豬，聽說玻璃當人當得很兇。」旁邊的同學說。

「是啊！隨便做個動作瞎蒙一下吧！」前面的人轉頭附和。

「準備好了嗎？」教授降低音調以男聲的貝司問。

嚟、嚟、嚟。我走出陰影，然後停住。

「對不起！我只看到一糰抖落的肥肉，請繼續。」

「真沒品也！臭玻璃！」不知誰罵了一句，又說：「給他一點顏色瞧瞧，假想你揍他一拳更爽！」

我奮力張開五指，開口向天，數了三秒後，慢慢的把兩隻手臂舉高，然後把那塊黏答答的彩色玻璃給丟進河裡。

「掌聲鼓勵！」教授清了清喉嚨，恢復原音：「好，哪位同學要說說看，她想傳達的是什麼？」

「拜託！千萬別叫我。」這是小仲的聲音，剛才幫腔的就是他。

「是-----孟克的吶喊嗎？」一個團體裡總有幾個拯救僵局的人。

「很好！然後？」

「然後她好像舉起了什麼東西丟進河裡去。」老天，千萬別猜著我的投射。

「同學們再想想，她丟下去的會是什麼？」這個愛追根究柢的傢伙不會窺伺到我的假想了吧！

訊息丟出去五秒鐘後，回音才一個個傳來：石頭、肥肉、憤怒、悲傷、憂鬱-----

「錢幣？這是最沒有創意的，又不是羅馬的許願池！」很少教授像他這麼直接。

「抗議！」身材嬌小的艾雯舉起手：「教授，我覺得錢幣這個解讀很棒！」

「是麼？」他揚起嘴角說：「大河能納百川，你倒說說看！」

「當一個人萬念俱灰或憤怒到極點的時候，那些身外之物，根本不足為道。」

遽起的掌聲拍響濕重的空氣分子，教授還來不及辯解，下課的鐘聲就把掌聲輪替。

「我們休息一會，下一節再繼續。」他有氣沒力的，彷彿為暗夜預留的力氣已經用盡。

「如果你像他那樣，刷爆了好幾張信用卡，就能理解他一個硬幣都捨不得丟進許願池的緣由。」小仲走到艾雯旁邊說。

「你又知道了。」艾雯一向直率，但不說人長短，她拍拍我的肩膀說：「老實說，你剛剛是不是把他丟進河裡啦！」

我點點頭，逕自坐回陰暗的角落。

「別生氣嘛！我請兩位小姐喝飲料。」小仲說。

「省省吧！等你走到販賣部剛好打鐘。」艾雯揚揚手坐到我旁邊。

「這玻璃說話也太直接了吧！」小仲也坐下。

「我其實對同性戀的人沒這麼反感，但誰叫他踩著我的毒蝎尾巴！當然要給他一點顏色看！」

「你覺得他看到了？」

「艾雯，虧你這麼聰明！玻璃是劇團出身的啦！當然看得出粉紅豬把他丟進河裡了。」

「喂！你這傳聲筒，我是問杏珠又不是問你。」

「艾雯，傳聲筒是我，不是他。」

「怎麼會？你平常話這麼少。」

「是啊！」小仲摸摸後腦杓：「你不用幫我脫罪，我讓艾雯罵慣了。」

「你又插嘴了，聽聽杏珠怎麼說嘛！」

「從小我就是阿嬤的傳聲筒。」

「這有什麼大不了的，誰不是當傳聲筒長大的。」小仲一說，艾雯啪的一聲打在他的手臂上。

「我阿嬤是個又聾又啞的人-----」上課鐘聲打斷了我的話，我起身說：「以後再聊吧！」

「來，我們換個方式再做一次。」

教授像是去喝了一瓶蠻牛似的，又活力充沛了起來。

「假想你是一個又聾又啞的人，有滿腔的鬱悶積壓在心底。」他想了一下說：「嗯——你們小時候看過五燈獎吧！那些表演手語的人，不是跟著音樂聲手足舞蹈，動作很輕盈嗎？對！就是這樣，跟著音樂律動，用你的肢體把話說出來。」

「胡說！又聾又啞的人根本沒辦法跟上音樂的節拍。」艾雯咕噥著，心不甘情不願的揮動手臂。

「粉紅豬，你不做做樣子，待一會又被他點名。」小仲好心的警告。

「安啦！沒有人會傻到去踩二次地雷。」艾雯擦去臉上的汗珠，後退到陰影裡。

我站在角落，看著數十隻手在飄著微塵的光影中揮舞，宛如千手觀音的幻象，而阿嬤瘦如柴骨的身軀也在這時浮上腦海。

「這身粉紅，是你阿嬤買的吧！」艾雯打斷我的思緒。

「嗯。她一早就等在客廳，學著小貓的模樣，讓我不想穿都不行。」

「你阿嬤很喜歡粉紅色？」

「被你發現了，同學們都以為那是我喜歡的顏色。」

「怎麼不跟你阿嬤說？喔！對不起，我是說你可以表達心裡的感受讓她老人家知道。」我沒有回答艾雯的話，她又說：「很難溝通？」

我搖搖頭。我無法跟她解釋我和阿嬤的情感，或者應該這麼說：從小我就把阿嬤的喜好當成自己的喜好，除了阿嬤的手勢，我的眼睛對其他事物的感覺都很模糊，一如阿嬤對聲音和語言模糊一樣。但是我和阿嬤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我們都很會擅用肢體語言，老實說這堂課如果不是必修，我是不會來上的。

艾雯說的沒錯，一個又聾又啞的人，沒有辦法跟上節拍，假如你看過聾啞兒童的表演，鐵定被那不對節奏的動作和啞啞的嘶吼聲割酸了鼻頭。不過，我的阿嬤可不一樣；她身材瘦小，動作輕盈，舉手投足宛如甩著水袖的飛天。我說的一點也不誇張，如果你看過她一定也這麼想。

「我阿嬤還真是讓我有口難言。」離開地下室，我摸摸口袋裡的手機說：「唉！好想打一通電話跟我阿嬤抗議，可是我什麼也不能做。」

「沒關係！粉紅就粉紅嘛！誰叫 Hello Kitty 這麼可愛。你看，這件是我外婆買的，粉紅得有點噁心，但我還不是常常穿！」艾雯掀開外套，站在艷陽裡甜甜的笑著。

「兩位 pink lady，我有這個榮幸請你們吃午飯嗎？」

「哇！」艾雯大叫，「這才真的會讓人想吐！但是有免費的午飯吃，我們何不將就一點呢！」

「這句台詞太沒創意了。不過，大河能納百川。」小仲學教授兩手叉腰，從鼻腔發音，「走吧！本伯爵請你們吃招牌特餐去。」

我和艾雯咯咯笑，一左一右挽著小仲的手肘，三個並連的影子在陽光下浮動。

下午沒課，我們討論起教授出的期末作業，三人一組訪問跟表演藝術有關的工作者。艾雯提議去找她在劇團工作的姑姑，我說有同學在宜蘭讀戲曲，小仲楞了半晌後彈響指頭說：

「去探訪你阿嬤。」

艾雯馬上捲起筆記本打了他一下頭說：

「有沒有搞錯！教授說還要錄音不是嗎？」

「安啦！我帶 V8 去，誰說表演藝術一定要出聲音的。」

「但是杏珠的阿嬤又不是表演工作者。」

「誰說不是，粉紅豬的基本資料上明明這樣寫的。」

「我阿嬤只是在廟會找不到人手的時候，去跑跑龍套或替代花旦扮神弄鬼之類而已。」

「這就夠了。」

「小仲，你別這麼懶行不行！」

「你們何必捨近求遠？相信我的直覺，先試拍一小段，反正是自己人嘛！如果不行，我們再換人。」

「杏珠，你說？」

「好吧！就先試試看，效果不好再找別人。」

「你先得讓我們知道你阿嬤的一些成長的背景，我們比較容易擬稿。」小仲說著就有模有樣的拿出筆記本。

「背景？」我聳聳肩攤開雙手，「老實說我阿嬤的童年是一片空白。」

「不會吧！即使她不能說話，但總有親戚或朋友什麼的，知道她過去的人嘛！」小仲把筆塞在耳後，雙手抱在胸前。

「是啊！杏珠，難道你沒有姨婆或舅公，遠房的表親也可以。」艾雯一邊說，我一邊搖頭。

「別說是阿嬤了，連我自己對小時候的記憶也不多。」

「拜託！你就說說看嘛！能說多少就說多少。」小仲把筆夾在雙掌間，像在拜拜似的。拗不過小仲的攻勢，我只好從自己說起：

從小，我父母就離異，父親又在外地工作，所以我跟阿公和阿嬤的情感比較濃厚。阿公是個沉默的人，只有酒興一來才會滔滔不絕談些往事，又聾又啞的阿嬤也只在發雷霆時才會製造一些音效，所以整棟房子裡就屬我最聒噪。

第一次知道阿嬤的名字是陪她去郵局存錢，當郵務人員用國語唸了兩次名字都沒人回應時，他就改用閩南語喊：

「田水菩薩，田水菩薩，誰是田水菩薩？」

「哇！哪一間廟這麼工夫，還用菩薩的名字來開戶？」

「我活到這把歲數還是第一次聽說有這號菩薩，還會幫種田人『巡田水』！」

一陣騷動四起後，阿嬤才「啊啊」發出兩聲，走去櫃檯拿回存摺。因為阿嬤不識字，父親每次寄錢回來都會順便把存款單填妥一併放進現金袋裡，但收件人還是寫阿公的名字。

「田水菩薩」這幾個抽象符號，是她唯一認得的字；那不僅代表著她自己，也隱藏著一段讓人心酸的故事。

「田水菩薩！太好了，這就是我們的主題。」小仲在筆記本上寫下：田水菩薩訪問記。

「看起來像是宗教課的田野調查，不過很有吸引力。」艾雯說。

「請繼續。」小仲學教授的口氣說著，又另起一行標題，寫下人物背景四個字。

「阿嬤是曾祖父從水裡撈起來的。」

「她自殺了！」小仲停下筆。

「真驢！用膝蓋想也知道是溺水。」艾雯說。

「是一場大洪水。」

「嘎？果真有大洪水傳說！」

「小仲，專業一點好不好？你一直插嘴，杏珠說到半夜都說不完。」

小仲安靜了，他在筆記本補上受訪問者田杏珠三個字，後面又用括號加註表演者的孫女，然後跟我說可以開始了。

阿公小時候住在集集，曾祖父長年在外經商，很少回去探望他們母子。後來曾祖父生意失敗，回集集小鎮後卻得了重病，曾祖母一手挑起家計，沒想到因憂勞過度而撒手歸西。

「等一下，撒手歸西的撒怎麼寫？」

「真是敗給你了。」艾雯搶過他的筆寫完又說：「我去點個飲料，杏珠你要喝什麼？」

「一杯冰紅茶。」

「我們的大記者？」

「可樂和爆米花。」

「你以為在看午夜場啊！」

「拜託！人家想喝嘛！」

「你再學玻璃我就不理你了。」艾雯說這話有絃外之音，難道她不再拒絕小仲？

「然後？」

「喔！」

我收回思緒又繼續：那時颱風剛過境，豪雨連連，聽說水里淹大水，好幾戶人家都被沖走了。灰心至極的曾祖父一路沿著濁水溪步行，望著混濁的溪流越想越難過，他顧不得還有幼子要撫養，回看故鄉一眼就要往下跳。

「我就知道有自殺畫面，你還不信！」小仲對端著飲料回來的艾雯說。

「怎麼？我漏掉重要情節了。」

「沒有，我的冰紅茶來的正是時候。」

「你快噴火了吧！我發誓他再多嘴，就宰了他。」

「我說到哪裡了？」

小仲默不作聲。

「快說呀！杏珠說到哪裡了？」

「不是叫我別說話！」小仲塞了兩顆爆米花，嚼完後說：「她曾祖父經商失敗，跳河自殺了。」

「還沒跳啦！他正要跳就看見一個小小的身影在水裡載浮載沉，趨近一看，發現是個小女孩。曾祖父也不管她是死是活，抓起手邊的粗樹枝，二話不說就把她撈起來。」

「河水那麼湍急，有這麼好撈？」小仲皺著眉頭。

「是不好撈，但是那些細節可以省略 OK？」

他回我一個 OK 的手勢，我才又重組思緒：曾祖父救起小女孩後竟然連死的念頭都沒了，當下就打算東山再起。過了幾天才知道那個女孩又聾又啞，她無法說出來自哪裡，也不會寫字。曾祖父請人四處打聽了很久都沒有任何消息，他只好拜託戶政事務所讓小女孩入在自己的名下；爲了感念兩人意外的重生，曾祖父幫她取名叫水菩薩。

「非常完美的組合！還好你祖父姓田，如果姓王就慘了。」小仲嚷著。

「王？王水！」我和艾雯念完，不約而同拿起筆記本猛 K 他。

「我可以寫童養媳？」小仲的表情很慎重，我看了都想笑。

「戶籍謄本上寫的是領養，而且曾祖父視她為己出。」

「難道她認不出自己住過的地方？」

「大水一來，什麼都沖走了。而且當時濁水溪和陳有蘭溪都暴漲，山裡面住了多少人家誰也不知道，到處汪洋一片，一個五歲大的小女孩哪認得！」

「是啊！『九二一』時，不是也讓地形嚴重走位？」艾雯嘆了一口氣，「土石流和大水都很可怕。」

「你阿公和阿嬤，後來辦了結婚登記沒？」

「那時候戶政很亂，沒人管那些啦！哪像現在全國戶政都架設網路連線。」艾雯說。

「喂！你很像警察在問口供吔！」我忍不住發了牢騷。

亂七八糟的訪問終於告一個段落，我說要回去幫阿嬤聯絡廟會的事，就先走人。其實我是想製造一些機會給小仲，這小痞子如果沒加把勁怎麼追得到精明能幹的艾雯。

坐上捷運，我想起昨天的事：阿嬤拿著衣服，笑開一嘴黃牙比了個七的數字，我一時會意不過來，7-11 什麼時候開始賣衣服啦！掀開一看，好大的一隻貓咪印在胸前，才知道是阿嬤把 7-11 贈送 Hello Kitty 花花胸章的廣告給派上用場。

不能說話也沒學過手語的阿嬤把一切盡收眼底，舉凡電視廣告、報紙雜誌的圖片和身邊的物件，從具體到抽象，阿嬤把所有事物藉著視覺意象做一次超連結，然後用肢體傳達出來。有時候我真訝異，阿嬤大腦裡的圖像資料庫竟然比電腦的容量還大；而她的視覺感官類化創意也比教我們視覺傳達的教授還厲害。

回到家，我跟阿嬤比手畫腳一番後，阿嬤做了些看書、叉腰和小貓的動作。

「不，不是我們教授討厭 Hello Kitty。」我邊比邊說：「是你買的衣服太可愛了，害大家都看著我。」

她拍了一下胸膛，翹起大拇指笑笑。意思是說：還是我的眼光好。真是敗給她了。

「都是你們把我養得太胖，讓大家一下子就看到我啦！」

阿公說我之所以會這麼胖，都是阿嬤一手造成的，她聽不見我的哭聲，也弄不清楚是尿濕了還是肚子餓，只好憑自己的直覺餵我了。

阿嬤笑著又是一陣比手畫腳，她說：胖才好，這樣就不會被大水沖走。

我到讀幼稚園大班才會說話。阿公以為我是「大隻雞慢啼」，讀大學後我才知道是阿嬤不會說話，遲緩了我的語言發展。但是說也奇怪，我說話竟然不會大舌頭，也沒有口吃。我呀！只是懶得開口，平常除了跟阿嬤對話，我很少跟人嘰哩呱啦說個不停。

大學入學考前，我每天晚上要 K 書到凌晨二、三點。可是隔壁房間的阿嬤偏偏在這個時候傳出窸窣窸窣的聲音，她大概是肚子餓翻塑膠袋找東西吃吧！

一夜，我忍不住喊：阿嬤別吵啦！

過幾天我聽到鄰居在聊天：水菩薩那個孫女是不是有點問題，她阿嬤明明是個啞巴，還叫她別吵。

老實說，那陣子我對阿嬤發飆發得太過火了，即使聯考沒再舉辦，升學的壓力還是沒有減退，這些苦處我無法跟阿公和阿嬤說。父親更別提了，他連我上哪一所學校都還不大清楚呢！聽說他在地早已另組家庭，只是我們都不想過問，反正我和兩位老人家日子過得去就好了。

一大早，小仲和艾雯就出現在我家門口，一個提著 V8，一個拿著數位相機。

還好我事先就跟阿公說過，他已經去公園跟朋友下棋了；否則這種大熱天阿公一定穿著四腳褲在窗邊「納涼」。

阿嬤穿著一身水藍色的旗袍坐在藤椅上，看起來像個害羞的新嫁娘。小仲一進門就嚷著：

「哇塞！你阿嬤好年輕喔！」

「而且身材這麼好。」艾雯也大叫。

「是啊！跟粉紅豬一點都不像。」小仲看我抿著嘴，連忙解釋：「不是說你胖啦！我是說你阿嬤真的很像一尊菩薩。」

「夠了夠了！進廟裡也要跟菩薩打個招呼吧！」

「阿嬤您好。」小仲行了個禮，艾雯揮一揮手。

阿嬤略帶微笑把頭側點了一下，右手捻起蓮花指往外一滑。

「請坐。」我說。

艾雯坐下後一直偷偷笑，傾身跟我說，你阿嬤好可愛。我跟阿嬤比了一個 Hello Kitty 的動作，阿嬤更開心，笑得像朵盛開的水蓮。

小仲倒是一本正經，在一旁架設著 V8 說：

「是不是可以請阿嬤坐在那幅觀音畫像的正下方。」

「你這一說我阿嬤可要得意啦！」看小仲和艾雯都無法意會，我隨即解釋：「這幅水月觀音白描是我阿嬤的傑作。」

「沒想到阿嬤還真有兩把刷子！這幅觀音像不但運筆流暢，就連神韻都捕捉得恰到好處。」略懂水墨的小仲說。

阿嬤看出小仲是在讚美她，喜吱吱的拉拉我的衣角，想知道小仲說些什麼。平常我跟阿公、阿嬤的對話都很簡單，我費了好大的工夫才把小仲說的話比畫完。

阿嬤行個禮，謝過小仲，再跟我點頭示意可以開拍了。艾雯把數位相機掛在小仲的脖子上，要他拍幾張阿嬤的特寫和訪問的畫面，以便作書面資料和燒成光碟。

艾雯打算旁白一段阿嬤的過去，再正式進入訪問。當艾雯正在講述時，阿嬤突然站起來；我以為她要回房間拿其他的畫來秀，沒想到她竟然走向廚房。我本來想拉住她，但是小仲跟我作了個暗示，看著阿嬤端了一盤餅乾糖果出來時，我差點昏倒。我走到鏡頭後面，跟艾雯揮手要她喊卡，可是艾雯繼續說：

「我們的主角正踩著蓮花步走進現場，讓我們歡迎水菩薩！」阿嬤彷彿讀懂唇語似的，跟鏡頭招招手。

「大家一定不知道，我們還請了一位水菩薩的最佳代言人，就是阿嬤如假包換的孫女，

粉紅豬！」被艾雯一點名，我只好趕緊跑到阿嬤身邊坐下來。

老實說，他們謄寫的腳本我看都沒看過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接下來會是怎樣的發展。

「阿嬤，請問是什麼因緣讓你愛上歌仔戲的？」因緣兩字很難比，我只好在空中畫個滿月連著一條絲線垂到戒指上，然後勾個愛心在胸口，再滑出一雙蓮花指。

「我們來個反向思考，請粉紅豬先不用旁白，大家等會猜猜看阿嬤說些什麼。」艾雯一說，小仲跟她比了個很棒的手勢。

阿嬤舉高右手作雪花狀滑落，然後捻起左手的東西再往頭上插；接著兩手合掌又打開，最後用雙手撐住下巴。

「阿嬤的動作太快，我看得眼花撩亂，實在猜不出她的意思，你們看懂了嗎？我們現在請粉紅豬幫我們翻譯一下。」

「阿嬤說我上大學後，她覺得很無聊。」

「我以爲阿嬤說她喜歡女紅和梳妝打扮呢！」

「阿嬤剛才的動作是杏葉飄落的樣子，又捻起左手的珠子往頭上插，這兩個動作說的是我的名字『杏珠』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！我知道了，她剛剛還做了翻書的動作，表示你上大學了。」艾雯攤開雙手說：「好難喔！這是她們祖孫長期培養出來的默契，你們猜著了嗎？」

小仲把鏡頭轉向牆上的畫，艾雯又旁白：雖然水菩薩阿嬤沒有念過書，也沒學過手語，但是阿嬤不僅會演歌仔戲，還會畫國畫呢！現在各位看到的這幅水月觀音正是阿嬤的作品。如果你親臨現場，就會看出她的工筆造詣還真不是蓋的。

「阿嬤，您信奉觀世音菩薩嗎？」艾雯自己比了個禮佛的動作。

阿嬤笑笑，點點頭，雙腿往藤椅上一盤，打出一個蓮花觀音。

「哇！阿嬤年紀這麼大還會盤腿，練過瑜珈的吧！」

「我阿嬤不知道什麼是瑜珈術，要暫停一下嗎？」

「你爲什麼喊停？」艾雯說：「接那一句很棒啊！」。

阿嬤看小仲放下攝影機，連忙招呼他過來喝飲料，又塞了好幾塊餅乾在他口袋，像是給小孫子獎品似的。

「其實無所謂，」小仲跟阿嬤點個頭又說：「我可以直接在電腦上剪輯，所以停不停都沒關係。」

「你早說嘛！」我和艾雯一起喊。

我們在說話時，阿嬤又打開冰箱端出原先切好的水果，笑嘻嘻的走過來。我們看著她，她突然用一隻手舉高盤子，隨即連人帶盤旋了一圈。

「別大驚小怪！」我對著目瞪口呆的他們說：「阿嬤一逮著機會，要她不秀一下都很難。」

「我們可以請阿嬤表演一段呀！」艾雯說。

「這裡空間太小，改天有廟會再說吧！」

休息片刻後，艾雯又提出一些跟野台戲有關的問題，她還問阿嬤最喜歡的角色是什麼，沒想到阿嬤居然說最喜歡扮演觀世音菩薩。不知她是受菩薩法號的影響，抑或是她已融入

模仿的角色裡忘卻自我了。

如果說阿嬤是菩薩的化身也不為過，街坊鄰居只要有什麼急事，阿嬤總是義不容辭的幫忙。一次，隔壁的陳媽媽把鑰匙託阿嬤保管，挽救了一場祝融危機後，阿嬤的名聲就這麼傳開了。如果阿嬤把鄰居們寄放的鑰匙全都掛在脖子上的話，或許比星雲法師胸前那串佛珠還要鏗鏘有聲。有一回，阿公因腿傷住院，阿嬤見鄰床的老嫗因乏人照料而日漸消瘦，顧不得自己已捉襟見肘，經常熬粥燉補並親自餵食。

社區的人建議阿嬤參選里長，阿嬤幾度斂眉沉思，然後笑著比劃自己沒讀過書，即使報紙是免費的也看不懂，還是客串演出比較自在。

「怎麼樣！」看過剪輯片段後，小仲神情得意的說。

「很好，不過-----」

「不過什麼呀！杏珠你快說嘛！」艾雯急切的問。

「我一出現，畫面就變擁擠了。我是不是該減肥啦！」

「我以爲有什麼天大的缺失呢！」小仲這才笑開嘴說：「拜託！你千萬別去減肥，現在的粉紅豬最可愛了。」

「等一下！」我做了做樣子說，「我去拿掃把和畚箕，免得你們滑倒。」

「幹嘛？」艾雯看著空無一物的地板。

「你沒看到我掉了滿地的雞皮疙瘩？上面還泛著一層油光呢！」

「真是夠了！」

「兩位小姐，到底怎樣嘛！」看來，小仲這次很慎重。

「過關了！」我說：「明天晚上我們就去廟口，聽說花旦已經大腹便便，阿嬤這次的戲份很重。」

平常乏人問津的廟口今天特別熱鬧，大大小小的攤販和風聞阿嬤名聲來捧場的人把氣氛吵熱起來，一陣鑼鼓喧闐後好戲就要登場了。

「是白蛇傳，我小時候常看的戲碼。」一個老婦人說。

一陣雷雨特效後，許仙和青蛇陸續穿場而出，待鑼鼓點停住，飾演白蛇的阿嬤才撐著紙傘碎步飄到戲台中央，掌聲和叫好聲接著四起。先前，艾雯已經旁白了一小段；小仲把鏡頭抓得穩穩的，深怕錯過什麼精采畫面似的，我也拿著數位相機想要搶拍阿嬤最美的身段。

所有的人都盯著舞台，只有我發現阿嬤的眼角不時瞄向左前方；這時，我看見大腹便便的花旦躲在布幔旁著急的帶著動作。她今晚唯一的演出就是白素貞臨盆那一幕了，這是給自己臨盆的見習吧！我想。另外，我還注意到阿嬤居然模仿雲門舞集的白蛇動作，那是好幾年前我帶她去看白蛇傳時她學來的吧！我真服了她，「葛蘭姆技巧」對年輕舞者來說是很難的，那必須在吐氣時快速收縮腹部，吸氣時伸直脊椎再把肢體延展開來。我爲了減肥時學了很久都學不會，沒想到阿嬤居然看一次就學會了。

花旦演到白蛇臨盆那段時，我們跑去後台找阿嬤，小仲獲得允許拍錄了後台的忙碌景象。阿嬤還把握時間幫忙花旦的女兒沖泡牛奶，她才抱著孩子餵不到兩口，青蛇就跑來拉

她出場。阿嬤只好把嬰兒塞到我懷裡，我趕緊把數位相機拿給艾雯，抓著奶瓶看著小嬰兒，我一時真是手忙腳亂。

一個晚上忙下來大家都累斃了，只有阿嬤興致勃勃的說要請我們去吃宵夜。小仲說明天一早還有選修課，艾雯說要趕搭末班車回淡水。阿嬤本來很失望，但是這時後台卻傳出花旦喊痛的叫聲，飾演青蛇的女子又跑出來找阿嬤；一陣慌亂後，阿嬤和青蛇、白蛇都上了救護車，我們只好各自解散。

隔天小仲掛著兩顆熊貓眼來上課，艾雯也翹了兩堂課。中午，我們照例在餐廳碰面。這時，他們好像已經完全清醒了，小仲迫不及待的說：

「什麼時候可以再錄？」

「還不清楚，我阿嬤現在可忙著呢！」

「難道歌仔戲也搞簽名大會？」

「噯！我是說她每天要忙著跑醫院去看花旦的小寶貝呢！」

「那要等到什麼時候？」艾雯說。

「小孩子滿月吧！」

「還要這麼久，早知道，我昨天晚上就不用熬夜做剪輯。」

一個月後，訪問過程終於告一個段落。小仲特地把它燒錄成光碟送給阿嬤。週末播放時，阿公也奉命不能外出，我們一夥人擠在客廳，一邊吃宵夜一邊看著錄影帶。小仲還真不是蓋的，他的剪輯可說是天衣無縫。我正要讚美小仲時，竟然看到阿公偷偷的拭淚，阿嬤在阿公的心裡畢竟還是重要的。他們離開前，小仲問我做完報告後可否把阿嬤的事蹟張貼到網站，我問過阿嬤，阿嬤點點頭，又塞了一些糖果餅乾給他。

小仲和艾雯都說要速戰速決，決定當先鋒部隊。當訪問過程播放完畢後，大家看著畫面上阿嬤的身影，靜默了十秒鐘，掌聲才豁然響起。教授請同學掀亮燈，要大家說說看完影片的感受。

有人問阿嬤是怎麼對嘴的？我把先前在戲台看到花旦的那幕，簡要的說了一遍。

也有人質疑又聾又啞的人節拍不可能抓得這麼準。我稍微解釋了聲音跟耳膜的震動原理後，說每次阿嬤上台，樂師們就一齊用腳打拍子，讓木搭的舞台產生震動，阿嬤就是這樣才跟上節拍的。

教授問同學還有什麼建議，沒想到有人說要請阿嬤到學校來做現場表演。大家紛紛附議後，教授詢問了我的意願，我猶豫了半晌才點頭。

隔天下午小仲來找阿嬤，我以為她要遊說阿嬤到學校表演的事，不料他竟然說：網路上有人留言，說阿嬤可能是他的遠房親戚，阿嬤是那個人的姨婆吧！他去戶政單位查過資料，阿嬤的名字叫「林阿妹」。

我把「林阿妹」三個字寫給阿嬤看，又比了一對YY頭，阿嬤翹起大拇指後往下倒栽。

「阿嬤說這個名字很遜。」我跟小仲解釋。

「阿嬤不想找到自己的根？」小仲疑惑的看著阿嬤。

我把小仲的意思翻譯給阿嬤看，阿嬤又比了很長一段。

「阿嬤說這裡才是她的家，曾祖父是她的救命恩人，在她被撈起來的那天因緣就種下了。」我轉述完，阿嬤又拉拉我的衣角比畫著，我又說：「阿嬤請你不用跟那個人聯絡，她說以後自己的牌位也要放在我曾祖父的旁邊。」

「阿嬤下星期會去學校表演？」

我翻譯完阿嬤比了一個 OK 的手勢，小仲就訕訕的離開。

表演的那天，阿嬤特地從戲班借來白蛇穿的戲服，站在嬌小的阿嬤旁邊我看起來像一隻大蟾蜍。教授寒暄了幾句後，舞台立刻淨空。小仲忙著錄影，艾雯忙著拍照，我卻退回那個陰暗的角落。阿嬤把水袖一拋劃過天花板，搖曳出數道波光，迴旋了幾圈後，她一個轉身就收了水袖。

「水喔！」有人用閩南語喊著。

在一連串的讚嘆聲中，我隱約又看見了千手觀音的幻象。

表演了一小段後，阿嬤快速抖動著肩膀，一躬身，一縮腰，白蛇已經匍匐在地板上。她拉起身子，盤腿趺坐，最後打了一個蓮花手印收場。

阿嬤表演完後，掌聲和喝采聲仍不絕於耳，有人喊安可，有人喊說下次還要再表演一段。這時，阿嬤突然碰了碰我的手肘，暗示我教授好像在紙板上給她打成績，她像個小學生好奇的想看看自己得了幾分。我偷瞄了一下，瞧見教授寫著斗大的「94」分。我告訴阿嬤後，她抓起我的手，在掌心上把它改成「100」分，我給了她一個慧黠的笑。

突然，好幾個同學跑出來要和阿嬤合影，一時鎂光燈閃個不停。被冷落在一旁的教授看起來有點吃味，但也允諾有機會一定再請阿嬤來表演。阿嬤甜甜的笑著，她似乎找到了另一個伸展的舞台。

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，所幸抱著枕頭跑到阿嬤的房間跟她擠在一塊；阿嬤拍拍我的背，不一會就睡著了。微光下，我側看著她的臉，想起她說要把自己的牌位放在神桌上的事，不禁一陣鼻酸。